

玄鳥

长篇小说

# 玄 鸟

亦 夫 著

玄 鸟

亦 夫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公司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

ISBN 7—80605—263—1/I · 220

---

定价: 12.80 元

## 内容梗概

一个枯热无雨、遥遥无期的夏季来临了，大地龟裂，草木枯死。人们白天蜷缩在家中睡觉，夜晚，城市的街头挤满幽灵般的人群……

画家俑美丽温情的妻子水去国外出差，寂寞使俑躁动不宁，内心卑琐的欲望及对水的记忆使他面对诱惑时痛苦不堪，最终俑终于恪守住了“道德”，而水在漫漫无期的等待中却变得沉沦……

霁和离异的妹妹虹同住于一套公寓内，霁在这个古怪的夏天里，总是恍惚地站在城市高楼的顶层朝下俯瞰，幻想自己如一只小鸟或一朵鲜花般跌落而下的快乐，这使虹惊恐不已。而最终虹跳楼而亡，霁成为一个蓬头垢面的呆子。此时末日越来越临近城市，人心惶惶，而霁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纯真快乐的笑容……

彪和立作为俑的朋友，俑的成名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终于在火葬场搬尸工队伍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来两人也分道扬镳，立成为杀人如麻的黑道头子，彪沉浸于规划新

的火葬场的宏大梦想。但最终立忏悔在高僧脚下，在城市广场自焚而亡。彪每日黄昏与太阳对视的结果使他双目失明，再也无法与火葬场四周日益壮大的鹭群抗衡……

## 致 读 者

《玄鸟》如期完成了，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但最让我不安的是自己对这本书的怀疑，我甚至像个死扯住盖头布不愿撒手的丑妇一样，不敢将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曾经给了我许多关注，许多谅解的读者，是我这个手无寸土的农夫心中的一片沃野。炫目的阳光将我孤独的影子照射其上，是这片沃野敞开她开满金黄色花朵的胸膛，毫无偏见地接纳了我，收留了我。

这种博大和宽容使我感动，同时也使我越来越沉重不堪。我已无法像以前那样把写作看成是自己独立的工作，我已无法逃避众多投向我的目光。

这是我何以迟迟不敢将《玄鸟》交稿付梓的原因。

《土街》和《痼疾》，是我童年所熟悉的乡村生活的折射，而《玄鸟》里的城市，对我而言却是如此的陌生和隔膜。我从一个僻远的乡村走向纷繁喧闹的都市，虽居之已久，却永远无法摆

脱漂泊和流浪的感觉，而我已背叛了那片腥香无比的故乡泥土和憨直纯朴的父老乡亲。我站在城市与乡村的交叉地带，茂盛的庄稼和如林的大楼在左右两侧竞相生长，但哪里都不是我真正的家园。

元旦刚刚过去。往年这个时候，我往往都沉浸在一种无法抑制的亢奋之中，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离别已久的亲人、故土，想象腊月里热闹的乡亲。震耳的爆竹声、游街的社火、红帖金字的春联和载满笑声的串亲的车队，匆忙的购物、订票和计划返乡的行程，而现在我却心绪灰黯地蜷缩在我所寄居的这座都市中，在一页页被撕扯去的日历面前，对过去曾依恋不舍的故土充满畏惧。

《媾疫》中由于自己不慎使用了同村一些乡亲的名字，而使我在本小说已招惹了足够的麻烦之后，再一次陷入了几乎无法承受的苦难之中。

我的父亲是那一带颇有声望的老人。四十年的教学生涯，在历次劫难中刚毅镇静的气度和直率沉稳的品行，使他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和敬仰。离休在家后，他固执地拒绝了几女接

他进城生活的一再请求，而是和同样年迈的母亲一同守着不足一亩的薄田生活在乡间。我理解父亲，使他晚年感到自慰甚至自满的，正是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人们对他的这种敬重。这种敬重加上几个出息不大却还算勤奋孝顺的子女，是他这棵因青年丧父、磨难重重而过早落光了叶片的老树上稀疏的果子。《媾疫》在小镇上空前的畅销，使父亲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其中人物、情节有所知道。尽管书中所使用的名字与村人们姓氏各异，且多是关中一带乡村中比较普遍的名字，但父亲还是立即被一股潮水般而来的怀疑和敌意所淹没：有找上门来诘问的，有在大门口指桑骂槐的，有迎面相遇而故意视而不见的……我远在京城，是兄长出差来此时告诉我这一切的。我能想象苍老的父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时的茫然与无助，我能想象他骤然变得孤独的眼神。父亲每天黄昏在村外土路上散步的习惯。那时期他望着暮色中袅袅升起的炊烟，望着一排排泥墙瓦顶的村舍，我很难想象他那一刻对故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父亲，是我在失去故园的时候，使悠差一点

也迷失在暮色的荒野。是我使终生都在苛求道义与声名的悠，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对故乡亲人们的不仁不义！

如今，想起这些，想起父亲前一段来信中那仍平静得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口吻，我的心仍一阵阵悸动。想起即将来临的团聚的节日，我心绪怅然，迟疑难决。

与这两本书带来的麻烦与苦恼可以互为代价的，不是它们所带给我的虚名和经济上那点可怜的收益，而是来自许许多多的读者宽厚的接受和理解。我们由此而从陌生人成为了不知姓名的朋友。我并不是个清高的人，我无法妄谈自己不追功逐利，但在我困惑和迷茫的日子里，毫无偏见的理解和相知给了我绝大的安慰。

我将为此在心中终生感谢这些亲爱的读者。

《玄鸟》与前两部书一样，也是在很短时间内草写而成的，其之粗糙势必难免。尽管我为此痛苦不堪、羞愧不已，但与要鼓起勇气改变自己由来已久的积习相比，我只能选择前者。在落笔写完最后一个句号后，我如同终于从凶险无比的魔窟中逃脱出来一样，虚弱难当，惊恐万状，

再也没有半点勇气去回头审视所经历的一切。

这种难改的积习使我对关注我、喜爱我的读者朋友无颜相对。但同时我也想说，我写作真诚的心态，无愧于我所做过的一切。

讲述我心中那似乎永远没有终结的故事和感受的欲望，使写作成为我终生不弃的朋友。中学时代起，我模糊的心中曾有过一部规模较大的书，尽管我无法预知我今生是否会将它完成，但我会以毕生的精力去触摸它、培植它。以后我也许会陆陆续续写些别的新书出来，但当一部规模较大且经我精心推敲、反复修改的书面世的时候，我想我写作的使命便会不可避免地结束了。

如此想想，心中模模糊糊真有几份无奈和难过。

亦 夫

1995. 8. 5 于小营

春天来了，大街上到处都是男人和女人们越来越原形毕露的身影。

在这个季节里，俑像一只闹春的猫，骚动的心一刻也难以安宁。俑骑一辆没铃没闸也没有挡泥板的白色赛车整日在街上游荡。高楼林立，柳絮如雪。俑穿行于大街小巷，看喝了酒惹事生非的男人，更看越来越坦然地露出身体的女人。

太阳高悬于天，满目悠闲的行人像一条条在暖水中漫游的鱼。女人是温驯的鲤鱼或草鱼，俑完全能想象得出她们那坦然无忌、黑白分明的鱼眼。而男人是什么鱼？俑不会说得十分具象，涌动在他脑海中的是一群群奇形怪状、颜色杂乱无章的游水之兽。他们似鱼非鱼，似蟹非蟹，显得阴沉而可笑。俑知道从他们的眼睛中正射出一道道看不见却赫然可感的目光，如同从氧炔吹管中喷出的火舌一般切割着女人的衣服和皮肉。

这是一条狭隘而让俑痛苦的思路，因为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俑便对所有男人充满了鄙视甚至憎恶，这当然包括对他自己、对他过去所崇拜的大师以及父辈亲朋。于是俑便努力调整这种偏执，努力把女人设想为挂满树枝的诱惑之果，毒汁横流却闪着美丽的彩光，而男人们则是满天旋飞的无事的鸟儿，因难忍的饥饿而随时会倒毙于这种诱惑之中。

“可是……”俑想。

一个女孩子骑一辆单车从俑的身旁飘然而过，俑满目顿时充斥着放大的背影：黑丝一般拂动的长发，蛇一般灵便的腰

肢和紧勒在牛仔裤中弹性的丰臀。这使俑刚才的努力像座年久失修的老屋一般，因忽然遭受了风暴而轰然倒地。他无法再说服自己。俑环目四望，立即感到由男人目光织成的火网正从各个阴暗的角落抛撒过来，紧紧地罩盖在女孩子白蛾般纤弱的身上。

俑愤怒，既而却陷入伤感的自责。因为他知道在这张大网中，有一根粗大的绳索就出自自己的眼睛。便觉得自己像个黑色的毒蜘蛛，正疯狂地吐出长长的蛛丝，倾尽全力地完成同类共同策划的一场阴谋。

“我只是在欣赏，因为我是个画家。”俑对自己说。可这自语立即使俑觉得虚弱又虚伪，俑想起了自己在人体课上的那一次次尴尬，顿时觉得满街男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自已，轻蔑、嘲讽和充满对背叛者的敌意，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女孩子迷人的背影趁势而逃，从自己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疯了！”俑在自己的脸上扇了一把，掉转车把，从一个狭窄潮湿的胡同中逃一般地跑掉了。

春天来了，满街都是俑仓皇逃窜的影子。

## 2

在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俑的妻子到遥远的地方去出长差，时间竟要一年零三个月。俑的妻子叫水，长得娇弱玲珑，虽说年龄已近三十，可总是小鸟依人，眉目言谈举止总也难摆脱那种“宛若处子”的印象。俑对水说：“你真像是我的女儿！”水觉得受了不平等的对待，委屈得泪雾蒙蒙，俑便抱了她在怀中，

除了平常的爱情心中更涌出一股奇怪的爱情。俑一边像抚慰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抚摸水的头发和肩头，口中却仍不自主地喃喃道：“水，你真像是我的女儿！真的水！”

不知是通知来得太仓促还是水有意安排，俑知道水出差的事时，第二天早上便是妻子的行期。当时俑在家中跟朋友立正喝酒，两人的脸和眼睛都显出平日里难有的健康之色。水下班回来，手中拖着一只看上去比她自己还要大的差旅箱，像一只吃力地搬动土块的小蚂蚁。俑笑起来：“水，你怎么总是买不够箱箱包包的，你又买这么大一箱子，是要我把你打包寄到乡下去吗？”

水看着俑和立两人大笑不止，却没有露出俑预料之中的那种甜甜的、孩子气的笑容。水显得有几分忧伤，这使俑觉得一瞬间水多了几分成熟。“怎么了，水？”俑问。水却不说话坐在俑的旁边，抱着俑的胳膊，把头埋进了俑的怀中。

“你看你看！还有客人呢。”俑嚷起来。

“立，对不起，你走吧，我想和俑单独呆在一起。”水抬头对立说。

“怎么可以这样？！立是咱们的老朋友，你今天究竟是犯了什么神经？”俑明知水心中有什么事，可有酒壮胆，他不能就这样在朋友面前拂了面子，便瞪圆了眼睛冲着永声大调高地吼叫起来。

立哈哈大笑，他站起来用手摸了摸俑的头，说声：“老兄你真是幸福得叫人眼热。”然后就不太稳当地告辞出门去了。立打开门时窗外一道亮光闪进，像夏夜的闪电一般使水的脸在黑魆魆的门厅中倏然一亮，俑便看见了水眼睛中两滴泪珠，晶莹如露。俑的感情浮水而出，转身将妻子永远柔软温暖的身子抱住，

一边吻去她眼中的泪水一边说：“水，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有我呢，天塌下来都有我呢。”

“我明天早上的航班，我给你说过的长差批下来了。”

“什么？！明天早上？”俑显然吃了一惊，语调顿时慌乱不堪。

水不再说话，也不看俑的脸，而只是用双臂将俑的腰紧紧箍住，像一条附身的蛇。俑慌乱地问了一些细琐的事，内心却隐约又涌上一些释然，这种释然俑过去自己去外地出差时常会有所感。

俑故作轻松地安慰了自己的妻子水，吃罢晚饭两人便一起收拾衣物用品。女人的零七八碎很快使俑陷入厌倦，而淡化了心中的失落及那隐隐一现的对未来一年多自由时间的憧憬。午夜一切收拾停当，俑和水坐在床沿，水低垂着头，神情犹如电影中洞房花烛夜的封建小媳妇。

“睡吧。累死了，明天还要早起。”俑打了个哈欠说。

“……”

俑“睡吧。”俑把闹钟上到六点半钟。然后搂了一下水的脖颈，翻身就倒在了床上。疲倦和酒精使俑的肉体变得迟钝和麻木，很快便沉沉进入了梦乡。

这对于俑而言是这个春季，或许是终生的一次失误。俑一夜沉醉，第二天醒来时已是十点来钟。俑想起妻子出差的事，脑子里顿时打了一个激灵，他从被窝里猛地爬起来，环顾四周，屋子里早已空空荡荡，水和水那口沉甸甸的旅行箱早已无影无踪。俑恐惧地抓过闹钟，却见指针被调到了正午十二点钟，此刻它仍不紧不慢地“嘀哒”着，像刚才沉睡中俑的鼾声。

俑当时涌上心头的情绪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最初的惊惧变成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冷静。他望着昨夜搁置那口箱子的椅孟

和水垂首而坐过的床沿，觉得自己的肉体中被掏去了些什么东西，变得空洞而陌生。俑看见了书台上的一张纸条和压在水的手表，却迟迟坐在床上没有伸手去取。俑当时并不明白自己这样做是逃避还是珍惜，是因为惧怕药的苦味而将丸药分成许多小份还是舍不得将蛋糕一口吞下，而切成若干个小块。俑就这么呆坐着。阳光透过卧室的玻璃照在俑的眼睛上，俑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被水脱得一丝不挂，甚至连一条遮羞的裤头都没有穿。俑低头看去，见自己的小腹上清晰地留下一枚鲜红的吻痕，醒目得如同节日里单位用来封死门窗的封条上赫然入目的大印。

俑终将桌上水的手表拿开，将那张用作书签的方条取了过来。俑目光落向纸面时心中忐忑不安，如同等待宣判的囚犯或摸彩的赌徒，但映入眼中的内容却使他陷入重重的失望之中，纸条上是水用签字笔画的一幅画，两条大腿之间是乱蓬蓬如杂草的线条，估计代表毛发之类，隐匿在其间的那只鸟儿疲软地耸拉着，一看便知是在安睡。画面下写着一个英文单词 Love maker，直译应为“爱的器物”，但俑估计这是水臆造的单词，多厚的英文辞典中恐怕都难以找到。

俑忍不住大笑起来。俑是画家，俑知道水这幅画的线条有多么幼稚。可俑的笑声就像一个垂暮老人的咳嗽一样虚弱而短促，他看着这张充满着孩子气的小画，心头变得越来越沉重，慢慢竟眼眶潮湿，情绪孤独和充满悔恨。

俑能想象得出昨天夜里的情景，水如何将自己的衣服尽皆脱光，如何呆坐在一旁长久地注视自己，如何俯身下去轻吻自己，又如何像自己给女人写生那样画下了这幅对水来说可以叫做处女作的画儿。俑知道水一夜都是这么过来的，在黎明时分

水拨了闹钟，拖着那口沉重的箱子悄悄出了屋门……

俑在这以后一直猜测自己的妻子水当时观望自己的情绪。“水是想要我么？”俑想。但这想法立即被俑否定了，他太熟悉水了，水不是那种女人，即便结婚已经有这么多年。俑陷入了空前的迷惑之中，头绪纷乱得像又酒醉一场。他努力想象水当时的眼神，最后终于觉得她当时的情绪复杂得令人莫解。如同在看一具尸体。

阳光越来越明亮地从卧室的玻璃窗中投射进来，照着雪白的墙壁、雪白的床单和一切静悄悄的家具零碎。俑裸身斜靠在枕头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自己完全呈现的肉体，脑子里越来越充满陌生和死亡的感觉。

闹钟忽然十分刺耳地响了起来。俑吓了一跳。他像忽然从噩梦中被惊醒一般，急促地穿好了水为自己备好的另一身从里到外的衣服，慌头慌脑地窜出屋去，骑了那辆破旧的白色赛车，漫无目的地朝前狂骑而去。

这是一个春天的开始，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一丝丝柳絮正缓慢地从空中飘落下来，倒令人恍然觉得一场冬雪正在来临。街道两侧、楼群中间和大大小小的胡同中都有人在走动。阳光如水一般覆盖一切，到处似乎听不到声音，只有阳光溅落和流动的轰鸣如飞湍的瀑布或不息的涛声。

“水，我亲爱的女儿。”俑望着偶尔在高远的天空中像光鸟一般飞游的班机，忽然泪如泉涌，心中充满伤情。

雾 3

雾近来发觉自己患了一种怪僻的嗜好，那就是站在极高的楼顶上向下俯望。雾的这种欲望起初倒十分自然，只是在生意清淡或闲暇、孤独的时候，在饭店、娱乐中心或高层住宅的楼顶或旋转餐厅向下俯望。春天来了，雾觉得自己非常接近太阳，似乎像浮在自己头顶的一枚气球，伸手就可揽入怀中。这感觉让雾十分充实。放眼而下，透过薄如细雪的柳絮，小得宛若积木或工程模型的这个城市像蒙着一张纱罩，错乱叠放的高低不一的楼房，杂乱无序、曲曲折折的街道胡同，光秃秃没有多少绿树的公园，微小的各种汽车和星星点点如彩色蚂蚁般的人群，在雾的眼中忽然变得万般和谐、娇弱、良善和温情。雾忘却了自己身处其间时的拥挤、喧嚣、烦躁和人与人尔虞我诈所带来的疲倦和厌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扑过去拥抱这个尘世的冲动。

这实在是一种美好的感觉。雾依栏而站，临风而立，恍惚间感觉自己会随时从栏杆上跃过去，像一朵花、蘑菇、蒲公英那样优美地飘落而下，缓缓地落进那个因为有了距离而如此可爱，如此像女人、孩子或老人的城市。

但最近雾却隐隐担心起来，他知道自己患了这种怪僻的嗜好，如中了邪魔或染上了毒瘾一般不可自拔。雾用自己三楼的一套商品房换了人家二十三层顶楼的一套旧屋，折除了原来封闭的阳台，不分昼夜，只要一有时间就俯伏在阳台上向下观望。雾甚至在饭店中应酬客户喝酒吃饭的空档，都会不由自主地借入厕，快速地登上顶楼俯望片刻，回到餐桌上后顿时显得神